

關於教育的一種基進想像：免費的均優高等教育

對於教育，長久以來有種基進的公共化想像：認為中小學公立多、高中大學私立多的現象，代表整個教育資源是呈金字塔型的分配。而在大學中，前段補助多、後段補助少，也加劇了金字塔型的分配。金字塔型分配，就代表越往高端越稀缺，競爭就會越劇烈。所以這路基進的教育公共化思考，主張不只要十二年國教全面免試均質，連高等教育也要均質化、公共化、免費化。

全面免費而且均優的高等教育，這聽起來好像是個社會福利烏托邦。姑且不談可行性的問題，畢竟要不要免費教育，只是資源分配和稅賦輕重的問題。把國防支出和各種煙火型預算樽節下來，再給企業加些教育稅，眼一閉也就辦下去了。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呀，那麼政治正確的方向，好像沒有什麼好質疑的。

但我們必須想想，均優的高教求的是什麼呢？如果我們是為了緩解競爭，坦白說，把高教均質化是沒有意義的。就好像國中免試入學，大家就到高中聯考競爭；高中免試入學，大家就到大學聯考競爭。大學免試入學，大家就比學校資源。大學均質化，競爭一樣會發生在研究所、博士班、博士後，甚至就業關卡、公職考試。

導致競爭的，是社會上機會的稀缺。只要機會稀缺，不論是廣設大專院校，或者十二年國教，或者高教均質公共化，最多都只能承擔延後競爭的這一把手，而終究無法迴避競爭。而且甚至可以說，這個延後可能會累積更多的壓力，讓最後的競爭一下子變得非常劇烈而殘酷。

回歸經濟活動本質，用合作取代競爭

為了紓緩競爭或者讓壓力正常釋放，一個思考的路徑是，鼓勵多層分流，國中之後用高中、高職來分流，高中之後用理論、應用來分流，大學以後用研究導向和市場銜接來分流。但我覺得這還沒有反省到問題的根本，真正的癥結在於：既然機會不斷稀缺，就該把注意力放在創造機會的能力。

從經濟活動的本質來思考，創造機會的能力就是找到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，好和別人進行交換、合作。順著這個思路，我們得要把教育的典範從「在同一條道上和其他人競爭輸贏快慢」，轉化為「找出自己獨特的特色好和別人進行交換、合作」。沒有這個典範轉移，對於教育的大量公共投資只是打造一個升學主義海市蜃樓。到時候只有靠著政治力扭曲，給高教師資和相關從業人員創造大量政策紅利，問題還是又回到原點。

話又說回來，難道公共教育就不能擔當這個重責大任，幫助人們成就多樣性，成就與眾不同的自己嗎？我必須說，我非常存疑。都還不談國家機器有千百種衝動，會想要把教育變成是鞏固統治、擴張權力的工具。光是國家機器上令下行，層層控制的習性，以及多方拉扯、各方監督的體質，天生就讓它盲信、畏縮，不擅長成就多樣性。

退一步看，我們也應該調整看待大學的方式，讓大學是個學習知識的地方，而不是提供文憑、把人排序的地方。整體社會的認知應該要朝這個方向調整。教育應該要協助學生發展能力，而不是執著在把人排序，尤其後者往往會反噬前者，把不一樣的人塞進同一個標準裡。相反地，協助學生發展能力，自然能讓他們有機會成就與眾不同的自己。

關於教育的另一種基進想像：網路帶來的可能性

但也就是在這裡，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：現有的高教體制還是最好的學習場域和模式嗎？在網路時代，高精尖的知識真的需要到大學才能取得嗎？讓學生面對各校良莠不齊的

師資去碰運氣，這真的是合理的嗎？現代的生活情境日新月異，機構化的高教體系勢必無法企及，導致學用之間的鴻溝難以弭平。

跳脫對高教體系的盲信，思索網路的角色吧。如果是追求知識的免費化、公共化，網路是比實體學院更務實、更低成本的選項。從可汗學院到常春藤名校的公開課程，網路上有各種免費的學習資源。Sugata Mitra在印度鄉間的[基進實驗](#)，也昭示了自主學習的可觀潛力。就算是講求實做和互動的知識，也不必然要和學院綁在一起，可以朝更民間、更多元、更在地的方向去設想。用師徒式、作坊式、現場實作式的學習機制，取代高教學院的機構化教育想像。

這樣的實踐已經在台灣各地發生，不論是[獨立教育工作室](#)、整合生活與教育的生態社區，或者整合親師角色的[親子共學](#)，他們都正利用網路和人際網絡，拓展孩子以及大人的視野。在我們有生之年，教育將會與生活結合在一起，學用之間的鴻溝終將得以弭平。問題在於，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發現過去的典範已經不管用了？

讓知識普遍化、公共化的理想並沒有錯，但是一味執著在過去的高教體系，反而會看不見真正改變的可能。善用網路科技、接合個人興趣、貼近工作和生活現場的弱機構化教育，這才是面向未來的基進教育想像。

關於第二種基進想像的延伸閱讀：[改課綱就會變成中国人？](#)